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孟晓青 著

永远的草原

YONG YUAN DE DA
CAO YUAN

美的
旅授
一位
教授
教
记
一
女
土
手



孟晓青 著

YONGYUANDEDA
CAOYUAN

永远的 大草原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大草原/孟晓青著.-北京:中国出版社,
2002.1
ISBN7-80146-553-9

I. 永… I. 孟…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224 号

书 名: 永远的大草原

著 者: 孟晓青

责任编辑: 徐付群 牛 力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66051698 电传: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新都印刷厂

开本印张: 850×1168 毫米 1/32 开 9.125 印张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7-80146-553-9/I·38

定 价: 16.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我想会在那一天，当重又回到我的大草原村，我会和他们一
样，高高举起双臂，载歌载舞祭敖包





还是当年的草原，可是在蒙古包前多了家用的小风力发电机。据说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撒在天边的羊群和骑马的牧人也不多见。这里还是我记忆中的草原吗？





这就是勾住我魂的地方。
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有没有第
二个地方可以让我这样留恋





我在草原时，牧人们都是一副蒙古装束，盘腿坐在草地上拉着悠扬的马头琴。可现在他们好像已经生活在城市里：那房子、那陈设、还有那“短打扮”……



这是四世同堂的一家人。而在我的记忆里，过着游牧生活的老乡中很难出个老寿星。看来社会发展了，草原也大变样了。

自序

有不少人说过：大草原会把远来者的魂勾住。我便是把魂留在了内蒙草原中的一个。

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在美国生活的这二十年里，我总爱向周围的人吐着唾沫星子“sell”(美国人用“sell”表示自我宣传之意)草原的牧民，草原上的牛、马、羊、骆驼……直听得美国人眼睛发亮，不断地表示要去那里旅游，这时我便会满足地笑了。

美国人用“day dream”去描写一个人思想开小差，中文即：白天做梦。少年时，我经常“day dream”，后来少了。但有时还在“白天做梦”。尤其是每当我看到天上飘

浮着悠闲散漫的白云时，我时常梦想着坐在白云上又回到了内蒙草原，从天上看到了散在绿毯上的羊、马、牛群。这时我会细细辨认这是谁家的蒙古包，那是谁在骑着马飞跑……

我这个人从来写不出什么大手笔，只能做些小描写。可是一旦得到了众多“老插”的帮助——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许多照片，就把那段似乎不再可能发生的历史真切地反映了出来。如此这般，这书没准还真成了“中手笔”呢！

知青生活在许多人心里是沉甸甸的，而我这个人有些怪，总把它当成是发生过的一种简约的生存状态。

我真希望，在看了这本书之后，能和我一同分享原朴生活之美的读者，越多越好。

高晓青

二〇〇一年十月 North Carolina, USA

中国西部新“牛仔”

- 3 草原深处是我家
- 12 信任的故事
- 25 成吉思汗的后代

我和小红马

- 39 “我要活着”
- 47 总能听到那熟悉的叫声

人与动物的美丽世界

- 53 羊群多么爱煞人
- 92 没有领袖的牛群
- 115 马群的世界
- 143 大力士骆驼
- 156 我的狗和我的狼
- 179 迷人的狐狸和我们年轻的鹰……
- 191 不再可爱的田鼠和兔子



中国西部新“牛仔”

马背上
留下了我们
三十多年的
草原不了情



草原深处是我家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上初二。学校停课后再没有了学习考试的压力，我们可是有了无尽的民主自由，这可是现在玩命学习的孩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日子。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的一个高我一年级的好朋友8月份去了内蒙，她写信回来，没完没了地说草原怎么美丽，马跑得怎么快，羊肉煮蘑菇怎么好吃，吃得她的裤衩都撑开线了，于是我下定决心去内蒙草原。

我们四个女生五个男生被安排到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北部的伊和高勒（大河）公社额尔登乌拉（宝山）大队。

蒙古语里没有相应于“公社”这样的词，于是“公社”成了蒙语的外来语。大队只有180人，但领土比起内地农村的任何一个大队都要大得惊人，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怎么也得八九十里地，就是骑马也得跑好半天呢！

草原上的蒙古包总是两三个结伴搭在一起，



▲ 我们的宝山 —— “额尔登乌拉” 虽不是内蒙大草原中的名山，但它却总留在我心中



这就是浩特，“浩特”在蒙语里是居民点、居住区的意思，汉语里没有合适相应的词，于是浩特就成了中文的外来语。

根登贵有一张红红的像圣诞老人的笑脸，他“哈哈”的笑声格外响亮善良

我们被安排在强各利甫浩特。这个浩特有两个蒙古包：强各利甫和丹木登的，强各利甫是牛倌，丹木登是羊倌。丹木登二十岁出头个不高很敦厚，高颧骨，细眼睛，是典型的蒙古人。他还没有结婚，与他的姨母和姨父住在一起。强各利甫比丹木登大几岁，但也不到三十岁。强各利甫长得可不像蒙古人：高高瘦瘦的，一双大眼睛，很像前苏联电影中的俄国士兵。强各利甫有一个五岁的女孩，他的妻子阿拉登刚刚生下他的宝贝儿子，他给儿子取名“革命”。

强各利甫和丹木登前后一通忙乎，很快帮我们搭好了蒙古包，丹木登拿来几块整的和半拉的砖头，和了一小堆泥，立时在我们蒙古包的中央砌了一个方形灶，摆上炉盘，插上烟筒，强各利甫右手拎来半筐干牛粪，左手攥着一把干草。他在灶塘里架好牛粪，牛粪下面放上干草，他点燃干草，干草引燃牛粪，热气马上从炉盘上辐射出来。这哥俩的利索劲儿把我们四个人看得目瞪口呆。带着湿泥味儿的热气弥漫了整个蒙古包。这就是家的味道呀！

我们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牧区生活。

我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天两人跟着丹木登出去放羊。丹木登是一个非常耐心极具创造性教学法的好老师。那时我们只



知道几个蒙语词组和简单句子，丹木登是一句汉语都不懂。通过用小尖石头在地上画图，表演各种动作（丹木登是一个自导自演的出色演员）以及声音模仿，他教给了我们很多有关羊、牛、马、狗的知识，还有很多有用的蒙语句子。

此外，我们还与阿拉登、丹木登的姨母努勒金轮流着下夜，每天不去放羊的两个人就做所有家务活。这其实主要是捡牛粪。丹木登的姨父根登贵教给我们将圆形大粪筐背在背上，右手拿一把大木杈兜底把地上的干牛粪撮在木杈上，然后一甩就把干牛粪甩到背上的粪筐里。根登贵有一张红红的像圣诞老人那样的笑脸，他“哈哈”的笑声格外响亮善良。我把粪筐放在背上，右手用木杈抬起牛粪顺手一甩，用劲太大，干牛粪飞出去挺远。这逗起了根登贵一串儿响亮的“哈哈哈哈”。再试一次我少用点劲。牛粪倒是顺着我的后背落在粪筐里，但碎渣却顺着脖子钻到领子里。练了几次后掌握了用劲的大小，牛粪就总是成功地落在筐里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粪筐，于是就向根登贵或阿拉登借一个筐，两人一同练习。捡几块牛粪容易，但捡满一筐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要东走西走，南走北走，很难看到一块合适的干牛粪（牛并不特别为人着想，站在一起拉成一堆，方便让人捡）。其次当粪筐半满时虽然不是那么沉却也是一份不轻的重量呢。背着这份重量东走西走南走北走也不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有一次，我东西南北乱走了半天，好不容易捡了大半筐牛粪，可再怎么使劲地走也见不到一块干牛粪了。这时在一个地方我见到了一堆一堆的干马粪，我马上用杈子抬起它，比干牛粪轻多了。很快我就把剩下的小半筐装满胜利而归了。刚到浩特，碰到根登贵，他见到我捡回的马